

蜀之春

周星龙

大街小巷挂起灯笼,映红了一片一瓦,长歌短舞庆余年,响亮了一家一屋,房子里装着时间慢慢,桌前孩子想着快快长大,家与路途的思绪,漫过了山月,回首往昔,人已再无少年,热闹远去,人已悄然缄默……失眠牵挂的梦土,梦似故里;交涉难离的客道,客若他乡;晚吟醉旧的老林,老走远去,听听那冷雨,仅仅是旧年的我,看看那抹夜,淡淡似流年的你。

站在屋檐下淋雨，窗台前搁置一段梅白，清香在梦里见过,你的丰实盈盈有余,落日入墓,碑立西街,斜过的山鸟,断断续续,松间闲云盘绕,撒下凉山余晖,微风不燥,吹得枝叶一顿遮掩,石溪缓缓涨及水草，一湾春水满了溢来,映出黛林深处有人家,亘古的牧笛声,后涌而来,迢迢田野里仿佛是水牛的轮廓,一峰更低,一山又起,远林逸逸,清风朗朗,云涌四起,水聚一处。细雨又落歇在头顶屋檐,流下几片瓦残,时不时掉落的墙土,历数荒凉,故人多忧,山水剩人一个,只是不语,长相忆中……如此林也恁然,花也动容,人也沉醉。

多少云烟里,江山如画,人事如涂,又多少林雾外,烟火停摆,人间失格……泼墨花月夜,泊纸楼雨茶,民谣与酒,各续前程。遥看天色墨青,雷鸣如针悬,蓄势嘹亮,刺绣远山和夜,柳条儿摇曳等烟雨,挤满的枝蔓,低下湖面,惹的浮绿碎碎,一起晕,几支长杆,撑起半江春浓,岸边盎然花欲饱满,丛生的竹林一横傲然,碰及了青石,这方田野草倒是被压抑了,仅有的零余温,站在阳光下随风吹逝，整片草地配色由暗青被调成明绿,方圆大地,温柔至极,山林远远的跳动,从山阴到向阳处不断淡开,峰峦苦色凝滞,丘壑暮林苍茫，

远远知觉山溪的聒噪，山脚的牧田布铺一般,野草又深春雨里,山路重回泥泞不堪,松涛缓缓伏动,忘掉这些细节,只觉得邻家姑娘的裙带一般,珊珊可爱。

蛰伏在花上面,深情呼吸,叶隙间呛满浓郁,花色增添,朵朵繁重,压满了我的眼帘,春风十里为花注入了生命,山雨一幕为春洗褪了花颜,最是看不住庭院深深,灯火满园,春色也关不住,青苔爬满坛边,家花开出墙来,走出小院,门开山迎,独自远远走去,撑伞步入悠长的雨巷,最终归复于白墙黑瓦烟雨里,不堪回首,仿佛看见了繁华落尽的时刻……

晚风吹行舟,有客过井树,细雨蒙蒙里,模糊了双眼,近处的桃花似女子脸上的妆容,只是细雨打在脸上,也模糊了胭脂,鸟鸣低涧,一如泣声隐隐,那一刻难分雨泪,梨花打落如带雨的白纸,也好似井底映入的瓷云流走，白澈一阵晃眼,零落一地落魄,留下一树多余,梨花封柏下,柏叶稀疏,花朵满缝而出,一簇一团,压弯了枝头,朝向远方伸出的样子，似曾李白持杯续酒的姿态,花白如杯玉,叶修如篾长,天公落雨斟满举起的一枝梨花,太白、山神与天公,对饮成三人,看是天公醉了,梨花酒竟倒满了溢出,白也微醺了,长筷伸向了山林墨迹中,雨败的田园春江,秀色可餐啊,掩饰于细雨绵绵里,外泄于天色空明中,笔锋勾勒出山神的体形,走势陡峭,岩砾林密,宛如一座大佛，寂然入定……这半树的梨花独酌,田野春色停留于杯中,酒里梨树一袭白衣,他的风度永恒,双眸深邃,仙气扑面,以枝作剑横立于山水之间,剑动一山春色,杯推半江黎明,我不敢高声语,恐惊这天上人。

慕名而来,顾影而去,樱花、杏花、李花它们名字不一,却有着墨守成规的约定,次第播瓣,层叠吐蕊。

图及这落花雨,不早一步,亦不晚一时,从山的辽阔而来,亦从水的绵延而至,笔触那摇雪木,一边是挽歌,另一边是安和,含情醉风红晕生,飘零满地婀娜姿。留住三月花开的真实,不言月照的空渺,知是花开花谢,水涨水落,万物皆因东风而复萌,可也终将逝去,随风西下,日行万里也是一昼,千古消沉也是一史,注定无法永生,可生命还得继续。山随田野尽以成漠漠辽原,水绕山谷终以汇荡荡长河,山水之间,山城雨幕数十载,远远挂在一方,朝云暮雨,满山苍翠映出一地淡绿,锁定了花叶点缀,小桥流水音咽,声韵迷离,远了光年,而长亭更外,古道无边……水一触及到山的底线,流过岸边,便起了云烟,千万思源,也是如此。

点灯一宅,落叶一乡,望月一眼,忘你一晚……待在原地,无法寻觅,只好等你等到了雨季悄然而至,我是惊讶着,一个月圆的梦,醒来忘不掉的是什么,却失去下落,无从知晓。夜里的山假寐,窗边袭来的晚风,夹杂泥土气息与芳草香,一并潜伏在这山夜不语、冷雨不停,雷鸣不定中,如风箏一般,关于你的一切,全部在雨季远远的打湿,只好缓慢而坚定的前行,拉住黑暗中那根线,我依然在路上……抓不住夏日那风,也抓不住那年雨季,又是暮春春雨,打落松间旧色,吹动山林绿意。

年少心动的荒野,割不完烧不尽,长风一过,野草又连满了天,一续既往,直到少女裙摆,可以撑起所有盛夏温柔。有一个地方,落日昏黄,只有

我们知道,很远很远的地方,通向更远更远的路,一起渐行渐远，直到阳光下的身影被无限拉长,消逝殆尽……海浪、沙滩、椰子树,与你相随,看星空物语，黑色的大纸上撒下小把芝麻一样,繁星满天,难不了坠落,即使碎了,溢出的光也很是好看,什么样的季节,有着什么样的夜,但始终却没有等到盛夏光年,这样的画面,辗转反侧,空想千万遍。悠悠闲闲一过,半点不由夜,低头失意,满眼山河,暗淡无光,今晚寂静一泄,回家的路,不尽也蔓延……

独趁月眠,轻人摘花,失手触颜,一沾一寻叶,一染一扣衣,顺着花藤往上看,沿着花浪往深处走,月色朦胧,竹影婆娑,暗香浮动,挥散不去,漫步乱行之下,石阶减少,我也逐渐被吞没于冷光下,妄想借你清瘦身躯,瓶守住你的一段花颜,也想用整个花海留住这山城仲春。如若初见,夜色无边,隐约撩人……花迷山月零落了,人醉异乡成空了,舟停江南划过了,一点一点堆积,一处一处寻觅,月下竹枝叠叠,竹影也斑驳了。

水是烟波聚,茫茫一片,山是林川起,苍苍一边,风力不减,花叶自摇,远山灵动,林木微摆,当年的村子回来了。沿着山路归去,看春色平分,山水各一半,梨花雨凉,暗淡十分,雨幕拉下,过往云集,似醒非醒,只道寻你千百度。

（作者简介）姓名:周星龙,巫山籍,大四学生,长河诗刊签约作家。



高唐伎雨



《蒲公英》



卢先庆 摄

巫山的古城门

蒋 华

南宋陆游曾途径巫山县城，在其游记《入蜀记》中曾赞誉巫山县为“峡中壮县”，可见古城当年是何等器宇不凡。

据南北朝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江水》记载“江水经巫县故城南，现故楚之巫郡也”。最迟西汉，巫山即有城郭,因为考古挖掘出西汉城墙遗迹，距今超过两千年以上。在老巫山师范（现巫山博物馆）东侧北门坡上，曾经发现过一段汉代夯土城墙。“三国吴景帝(孙休)分宜都郡置建平郡，治巫城，缘山为墙，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。东西北三面,皆带旁深谷,南临大江,故夔(子)国也。”巫山古城当年周长差不多有六千米之多，在汉朝这是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城池，作为历代都被修葺的古城，此后巫县还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建平郡郡治所在，这也是本地迄今最高行政建制。

巫山古城由土城改建为石城，要到明朝正德二年(1507年)。由于巫山土城年久(筑土城至少一千五六百年)圯坏,当时巫山知县唐书，正其方位，修筑石城。修筑毕,巫山城建有四座城门:东门丛秀门,东带宁河;南门巫山门,俯瞰长江;西门会仙门,紧依高唐观;北门阳台门,纳入阳台山。石城修建四十多年后,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,长江洪水,巫山

城多处塌圯。又过去二十多年,万历元年(1573年),巫山知县赵时凤重修巫山城，全城周长七百五十七丈,高一丈八尺,垛口三百六十个,高五尺。城变小了,却坚固的多。后来的知县张维任因为城内多火灾,于是将修复后的四座城门更名为:东曰永清,南曰临江,西曰广济,北曰镇源。此后巫山城多次遭遇战火洗礼,多有损毁。

清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巫山知县朱斐然组织大规模重修巫山城。全城石砌砖封，共费银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九两四钱二分七厘,四座城门再次更名:东曰太清,南曰平江,西曰盛源,北曰世润。咸丰十年(1860年),巫山城被大水淹没,城墙膨胀，随后募捐修复。同治九年(1870年),长江之水暴涨,城内建筑尽数被淹,损失严重。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知县牛翰就地劝捐,巫山城再次被修复。光绪年间的这次修葺，使全城规模最终定型。全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,命称中都带三点水，可见防火比防水更让居民们关心,但最后让古城搬迁的却是水,不由让人感叹造化弄人。

在漫长岁月里,巫山古城日渐损毁。特别是抗战时期，全城遭日本飞机多次轰炸而倾圮,破坏殆尽。四座古城门截至

2002年巫山县城搬迁时,东、西、北三座城门都早已不存;1946年，拆东城门；1948年，拆北城门;1952年，拆西城门。唯有南城门即平江门劫后余存，平江门石券城门宽 4.36 米,高 4.3 米,厚 8 米。后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被搬迁至巫山县江东嘴神女庙景区异地复建，今天尚可以被观瞻缅怀。

1949年12月2日,巫山解放,建国后因城市建设需要更多城墙被拆除,文革后才开始收到重视及保护;1980年,加固东城门圣泉街下梯子城墙墙体;1985年,整修西城门城墙 27 米。截止 2002 年搬迁,尚遗存石砌南城墙残长 700 米,东城墙残长 600 米,均高 5 米,厚 1.5 米。四座城门虽消失三座,它们却以东门口,西门桥和北门坡，以口头语的方式活在老巫山人记忆中。今天,你如果有幸再次走过南门洞子,大可以抚今追昔,感慨似水流年,光阴变迁。

2003年6月10日晚上8时,三峡大坝蓄水至 135 米，历史长达两千余年的巫山古城没入长江的怀抱。



宁河峡韵

挑 水

王国平

停水了,街头出现了不少“棒棒”挑起两桶水沿街叫卖,我伏在窗口,看着那清亮亮的古井水,油黑黑的大木桶,思绪却忽然打了个转: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子羊肠小道满山盘绕,斜斜窄窄的坡地间座落着十几户灰暗破旧的瓦房,曲曲折折的山路上,闪现着村民们用木桶挑水的身影……

多少年了，故乡人用木桶取水成了记忆中一道抹不去的风景。村里十户人家九家穷,平日里吃的是红苕、玉米、土豆三大坨,用的是打杵、锄头、背叉三大件,屋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家俱。但家家户户都有一幅或几幅取水用的大木桶，一般用上好的柏木打制坚韧牢固,经久耐用配上一根光滑轻便的檀木扁担,就成了村民们取水的好家伙。山多水少,方圆十里八里很难寻到,只是村东头离院约五、六里远的老虎湾有一口水井,常年清泉直冒,水井旁有人搭了个神龛,里面竖有一块石碑,刻有“天灵地应”四个大字,逢年过节,村里不少人在此烧香摆烛,祈祷神灵,一求平安无事,六畜兴旺;二求水源丰足,免遭干旱之灾。

“这地方风水好,我们得靠它过日子……”老人们常这样念叨。记得人们取水时很有讲究,先弯下腰,将木桶口按进水里,然后沉下身来,“哗……”满满一桶水就担起了,木桶里一般会铺上两片宽大碧绿的树叶,浮在桶面一荡一荡,防止了水波漫溢。一担水百十来斤,膀圆腰壮的汉子们挑起来脚下生风,毫不费力。最有意思的要数刚过门的新媳妇,据村里老人们讲:看那家媳妇能不能干,除了会生火做饭,还要看她能不能挑好一桶水。新媳妇们一身喜气未褪,便主动承担了这份活儿,她们挑水虽不显得威风十足,但细看却是另一道风景:周身穿得干干净净,头发梳洗得整整齐齐,特别是脚下一双新绣红布鞋更是惹人显眼,勾着头,两只手儿拉着扁担两头的绳索,风儿轻轻,脚步款款,粗黑的辫子托在腰间,伴着木桶一荡一荡,将人的心儿也荡得柔柔的。地里光膀子的汉子们见到,抹一把汗,便眼馋馋地盯着不放,“新媳妇哟,走得慢,怎不让哥哥换……”。

“扯死呢……”满脸臊红的女人们忍不住回头狠狠剜一眼,赶紧加快了脚步。“新媳妇哟,走得快,哥哥身后爱…”身后汉子们更是来了劲,扯起嗓子直吼,粗犷悠长的土腔上调调得老远老远,惹得一群放牛娃屁颠屁颠地身后看稀奇，折转身来又嘻嘻哈哈笑成一团……

古老的水井像一位慈祥的老人,默默地哺育着身边这群勤劳朴实的庄稼人。但也有不幸的时候,记得那年老天不开恩一连三个月还不见雨。六月天,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,地里的庄稼一天比一天枯萎,眼看支撑不住了,人们不得不求助老井,无奈地多水少,几天下来,水井已干涸见底了,露出井底黑黑的淤泥、斑驳的井壁以及伺在上面厚厚一层青绿的苔茸。老井似乎累了,艰难地张着大嘴,无力地流淌出最后的甘露。种了一辈子地的庄稼人心疼了,眼睁睁地看着亲手栽种的苗木一天天夭折下去。那些日子,人们终日阴沉着脸,一到晚上,便聚在一起叭嗒叭嗒吸烟,淡淡月光恍惚地笼罩着空旷的山村,田里干枯的庄稼伴着夜风缓缓摇动,啾啾低吟。山野里,再也听不见了欢声笑语。虽然老井四周香火不断,纸钱满地,也没能感动上天,那年头,玉米棒子干瘦瘪了,土豆只有乒乓球大,过春节,很少有人家如往年那样,背上粗粮到街头换细面白米……

离开故乡四五年,记得那次回到老家,已变了样,宽敞平整的公路代替了以前的羊肠小道，一幢幢青砖房屋掩映在簇簇绿野之中,走进地里，一茬茬秧苗苍翠欲滴,长势喜人,昔日干旱贫瘠的穷山沟如今竟有了一种江南水乡的气息和韵味。在村东头仍见到那口老井,清泉满溢,只是不见了来来往来的挑水人,显得冷清了许多。倒是四周有不少用水泥,石灰等浆砌布成的蓄水池,光洁牢实,一般200 来方,池内绿波荡漾,清亮见底。随行二叔乐呵呵地告诉我,这几年村里变化可大呀!家家户户不光通电路,还通了水,由政府和县水电局为他们筹集资金,指导他们大搞人蓄饮水铺设,仅去年一年村里就修了 80 多口池子,彻底解决了村里吃水的老大难,好多旱田变成了水田,插上了秧苗,上半年,又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旱地龙,说那玩意儿真神,他用了一季,光一亩稻田就增收了 200 多斤。

“哗……”，“来水罗!”伴着声欢呼,儿子提着水枪,拧开了水龙头,我从记忆中回过人头来,透过白茫茫的水雾,眼前却依稀又出现了两大木桶,挂在细长的扁担上,晃悠,晃悠……

【作者简介】王国平,发表作品若干,现居巫山。